

第三回 兩閨秀湖上遇才郎

詩曰：

千秋慧眼落閨英，偏識風流才子心。
范蠡功成逢浣女，相如時到度琴音。
明珠豈混塵沙棄，白璧從無韞櫝沉。
一見莫言輕易別，秋波臨去最情深。

卻說是日游湖心的官船，就是杭州府雪太守夫人與福建梅兵備的小姐接風。那雪太守與梅兵備，另設席在昭慶寺賞梅，夫人與小姐就排酒在船。雪太守與梅兵備原係姑表至親，因往福建上任，從杭州經過，雪太守因此留住。雪太守是蘇郡人，名霽，字景川，夫人王氏，止生得一子一女，一子尚幼，女兒年方二八。因他母親夢見祥雲繞屋而生，名喚瑞雲。生得姿容絕世，敏慧異常。觀其色，真個落雁沉魚，果然羞花閉月；論其才，不惟女紅之事色色過人，即詩賦之間，般般精妙，就是雪太守的詩文，卻也常常是他代筆。曾有一詩，讚那雪小姐的好處：

桃輪綽約柳輪輕，玉貌花容誰與衡。
向月乍疑仙女降，凌波欲擬洛川行。
弱教看去魂應死，秀許餐時飢不生。
最是依依臨別際，眼傳秋水更多情。

梅兵道是金陵人，名灝，字道宏，年已五十，止生得個女兒。臨生這日，梅公夢一神人賜他美玉一塊，雪白無瑕，因取名喚做如玉。這如玉小姐生得姿容比瑞雲小姐一般，真個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波，更兼性情聰慧，八九歲時便學得描鸞刺繡，件件過人。不幸母親雪氏，先亡過了。每日間，但與梅公讀書說字，乃山川秀氣所鐘，天地陰陽不異，有百分姿色，便有百分聰明。十四五歲時，便也知詩能文，竟成個女學士。曾有一詩，讚那梅小姐之好處：

雲想嬌容花想香，悠然遠韻在新妝。
輕含柳態神偏媚，淡掃蛾眉額也光。
詩思祇宜雪作侶，玉容應倩月為裳。
風流多少情多少，未向人前已斷腸。

凡家居無事的時節，往往梅公做了，叫如玉和韻；如玉做了，叫梅公推敲。就是前日雪太守出的詩題，也是他父女唱和之作。在金陵時，梅公寄與雪太守，要他和韻。雪太守因杭州是人文淵藪，故就把此題仰學試士，一則觀賞人文，一則便為擇婿基地。

因此劉有美得此消息。恰好是日游湖，柳友梅的船與官船相近，也是天緣有份，無意中劉有美把柳友梅的詩句高聲朗吟，順風兒吹到二小姐船中來。

二小姐耳聰聽見了，梅小姐想道：“這詩首尾是我父親限的韻，為何這裏也有人吟詠起來？又和得清新俊逸，似不食煙火者。”雪小姐也道：“那詩果然字字風流，句句飄逸，令人有沉李青蓮之想。”二小姐一頭說，一頭把柳友梅的詩句，一句一句的，都暗記在心上了。梅小姐忙叫侍兒朝霞道：“你看湖內誰人吟詠。”那侍兒乖巧，輕輕的從旁邊揭起垂簾，讓二小姐從斜側裏窺看，自己卻露出頭來。恰好遇著柳友梅在那裏，指點湖山，笑談風月。侍兒早又識貨，骨碌碌兩隻眼睛，倒把柳友梅看個盡情，把柳友梅的豐神韻度，都看出來。不知柳友梅的神魂，早已被簾內美人攝去了。因這一見，有分教佳人閨閣，有懷吉士風流；才子文園，想殺多嬌韻態。正是：

清如活水分難斷，心似靈犀隔也通。
春色戀人隨處好，男貪女慕兩相同。

那侍兒看在眼中，藏在肚裏，也不便就對二小姐說，直至船已離湖，瞞著雪夫人，到後艙來，私與二小姐輕輕的說道：“方纔吟詩的船，就在吾船對面，他船內，也有三四個少年，祇是蠢的蠢，俏的俏，祇有那身穿水墨色衣、頭戴一片氈巾的，生得風流韻致，自然是個才子。”梅小姐道：“那見得就是才子？”雪小姐忙問道：“那詩可就是他吟詠的麼？”朝霞笑道：“朝霞見他人物是風流的，那詩句是他吟詠、不是他吟詠，叫朝霞一時哪辨得出？據朝霞看來，一定是那人做的，別人也做不出。”梅小姐道：“世間難得全美，有才未必有貌，有貌未必有才。那見得就是他吟詠的？”雪小姐道：“有才必須有貌，有貌必竟有才，朝霞說來亦未可知。”朝霞道：“還是小姐說得好，我家小姐太心疑了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奴也聞前日爹爹說：‘姑夫處寄來詩題，一時無暇，未便和韻，我已發到各學去了，看這些秀才做來。’莫非此生已知此題，故乘著春光賦就的麼？若果就是他，真可謂風流才子矣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原來如此！若果是他，古稱潘安貌，子建才，殆兼之矣。”朝霞笑道：“我想越中今日有兩位佳人，祇怕沒有兩個才子來相配對。”雪小姐道：“越中人文淵藪，你哪裏曉得就沒有麼？”梅小姐道：“有或有之，祇恐當面錯過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既已當面，焉忍錯過！”朝霞冷笑一聲，忙問道：“敢問二小姐，不錯時，卻如何？”雪小姐纔要說，卻好船已到錢塘門。梅兵道的大坐船已近，如玉小姐與雪夫人、瑞雲小姐作別回船。雪太守處早有人役伺候，就上岸登轎進城而去。正是：

數載親情纔見面，一朝分手便相離。
怎知天意由來合，雪與梅花仍舊依。
畢竟二小姐別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